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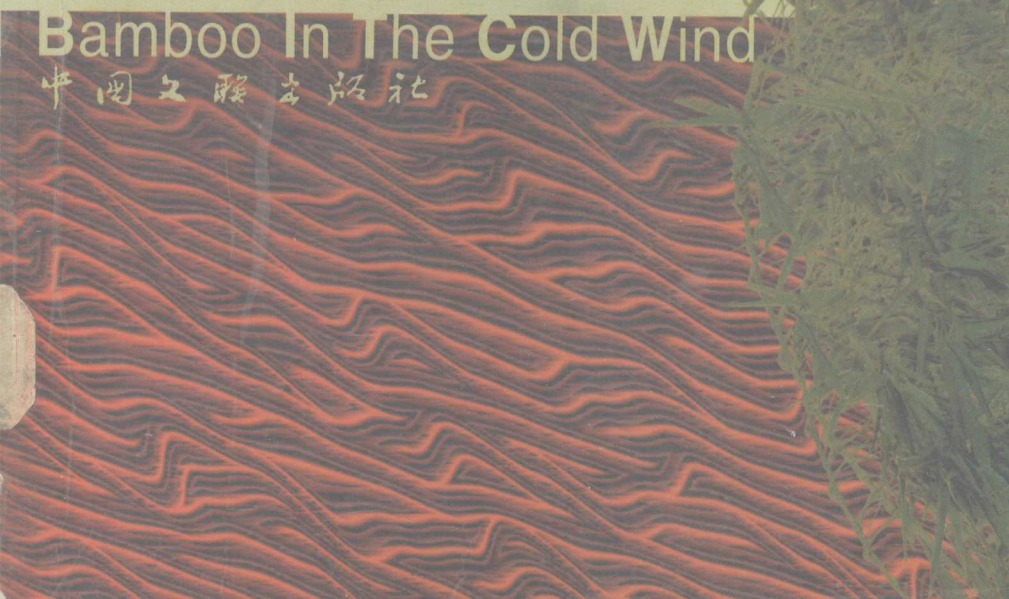


寒风竹

朱兰芝 著

Bamboo In The Cold Wind

中国文联出版社



朱兰芝著

寒风集

I247.5
L829

I247.5
L829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寒风竹/朱兰芝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12

ISBN 7-5059-3245-4

I. 寒… II. 朱…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7380 号

书 名	寒风竹
作 者	朱兰芝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杨 晖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山东省高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330 千字
印 张	16.625
插 页	3 页
版 次	1999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70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3245-4/I·2456
定 价	26.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朱兰芝,男,山东省昌邑市人,1947年8月生。1977年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1979年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为中共山东省委党校教授、《理论学刊》主编。发表有哲学、美学等理论文章与专著。《寒风竹》是其小说处女作。

衙斋卧听萧萧竹，
疑是民间疾苦声。
些小吾曹州县吏，
一枝一叶总关情。

板桥郑燮《潍县署中
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

郑燮
画

第一章

1

1996
公元一千九百九十六年。

冬至刚刚过后的一天，才下午五点钟，太阳就沉落到了地平线下，黑魇魇的巨大阴影从河西县东北方那条干涸的璞河河床上爬过来，笼罩在了彭家洼乡的上空。农历已近十五，月亮虽然已满弓，却因被乌云遮挡，只是偶或露出淡灰色的脸。

才到任不到两年的乡党委书记甄秀霞快快活活利利落落忙了一整天，充满着希望充满着骄傲安排好了今天晚上的活动：宴请县委书记郭松。她前几天已经紧锣密鼓地在全乡催要人均一百五十元提留，并作了全面部署。今天她又经过周密安排，派六个乡干部到朱家埠去了。那结果，自在预料之中。“虽然事情还在运筹之中，但让郭书记从一开始就知道措施的力度、组织的严密性，他就会更了解我甄秀霞的工作能力非凡。郭书记这一来，肯定会比三月份那一次来更满意。”她这样盘算着。

还在春节期间，甄秀霞就听郭松说，他要修建河西县博物馆，但是有人不很支持，财政上也没造预算，正在为难之际。甄秀霞是官道上有些经验了的，听郭松这么一说，马上心领神会，暗暗喜道，这真是天赐良机，便一把抓住，说：“郭书记要建博

物馆，这是——怎么说来？哦，”他学着郭松建造街心公园时海产开发公司经理郑官纯用的词儿，“既流誉后人又功在当世的远见卓识之举，谁还能不支持？我就支持您！有什么需要您尽管下指示！”郭松一看，这个过去不很为他喜欢的母小子也许真能帮他一把，就如此这般对她说得先支付六十万元。甄书记干脆响亮地答道：“行！”于是就在彭家洼乡开始了筹款行动。她下令清理陈欠催要现欠，并为此成立了清理催要欠款办公室，同时还通知乡法庭，有不交或交不上，就由法庭裁决，以罚款等法律手段办理。为了把工作做得扎实牢稳，她又把几个副乡级干部组成小分队亲自逐村收款。甄秀霞宣布，农民必须把款交上，否则重罚！当然，法庭是完全按照甄秀霞的旨意办事的，并不管这些所谓陈欠现欠是由乡委、乡政府违反国家土地法令、中央和国务院的政策，擅自强行从农民手中剥夺土地然后作经济田叫行承包造成的，也不管这些所谓陈欠、现欠超过了中央、国务院规定的农民负担不得超过纯收入的5%十倍以上。结果是农民怨声载道但也无可奈何就连卖加借再贷凑齐交上了。甄秀霞请来了郭松，带着胜利后的喜悦、为郭松效力的真情，把六十万元交给了郭松。接着，河西县电视台作了报道，介绍了经验，表扬了甄秀霞。

紧接着，又再收人均四十元提留，逾期交不上即罚款十元，交五十元。结果又是轻而易举，把钱收齐了又交给了郭松一个六十万。一个三月份两次大收款连战连捷。

不过，到上个月即11月份收人均五十元又遇到了困难。说法庭裁决，还是有一些户交不上，最后由派出所跟着、吓唬着才勉强月内收齐。

所以，这次要收人均一百五十元，就必须动点儿真格的！

这一次郭松一请就到，可见他对甄秀霞已引为同道。甄秀霞乐不自禁。她想，有了3月份那次举措的基础，有11月份的艰

苦工作，这次再把新的招数拿出来，郭书记肯定会大为吃惊，想我甄秀霞决非一般女辈。“这一次的举措不使我甄秀霞在郭书记的天平上增添一个更大的法码才怪呢！”她不无根据地这样想。

甄秀霞觉得，和郭书记打了这一次交道，开阔了眼界，增加了本领，对仕途的认识得到了一种升华。

早些时候，甄秀霞很愤愤不平于那些同她情况差不多只因有关系就捷足先登的人物，但她并不是对此嗤之以鼻或不屑一顾，而是埋怨爹老子一辈子农民没有给她在官场支起个阴凉儿；又嫌那说了算但并未提携她的亲戚朋友无亲情不义气，也就是恨自己没有关系或关系不使劲儿吧；还恨自己拙嘴笨舌学不乖，因而不会拉关系。有人说钱能买官，开始她并不相信。“他们还敢真要钱？”她想。后来，她为了乡长转书记，就只能试一试。她硬着头皮厚着脸皮耍着赖皮磨破嘴皮还要装出点儿调皮送了个在她看来为数不小但那收的人并不惊讶只是淡然一句“下不为例”就收下了的数目，事情就办成了。自此，她相信了钱与权的这种转化关系。只是略嫌赤裸裸略嫌难为情。这次给郭松偌大数字就有一道美丽的光环而且还情有可原情有所钟情投意合情至意尽情同手足因而也就发乎情至乎钱总而言之是情之所至何情之为难乎！

更令甄秀霞感觉获益匪浅的是，她由此总结和掌握了关于升迁提拔的逻辑。人们常说的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不过只是干部提拔中的一个方面，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只看那一大串凭空捏造的数字就行。现在高明一些的，还要讲政绩，来点儿实的。这个政绩是什么？当然是为政之绩。但是，有那等政绩，需要懂得许多道道，经过许多磨难像什么培养科技队伍啊，引进先进技术啊，如此等等，经常是折腾好大一顿，却不等见效就任期已满换届离任走了，这个为升迁搞政绩法岂不是劳而无功？到了下一届新上任的，倒可以稍作调理，出政绩、见效益，这不就不劳有功了？但现在还有谁这样为别人栽花为别人做嫁衣裳？他这样做岂

不是憨蛋一个！我的前任搞那个珍禽养殖场、葡萄园不就是这种例子！没出名堂就走了！我倒捡了个不大不小的便宜。另有那等政绩，只需在前任的基础上粘粘边、贴贴花，结果是顿然生色，可算不劳有功；还有那等政绩，就是出个主意，上个项目，花别人的钱，办自家的事，装自家的脸，可总算是有所劳因而也可算是劳而有功，但这种功并不显赫，且有拾人余唾、叨人余光之嫌，所以明智的为政之道，也不可依靠它，而只能利用一下子。真正的为政之道是立竿见影的举措，是为别人之所未为的那种显赫的突如其来令人耳闻其声目睹其形不能不声言好好好赞道无我即无此也的东西。这就是劳而有功。这种功不管其劳若何，但其功非同一般。它或播名远近，或流芳千古。如修条路呀，建座馆呀，造方园呀什么的。有了这个路、馆、园，就可以大做文章，就可以添油加醋，闪烁其词，因而也就可以给那搞政绩的增添上一道美丽的光环。可建这路、馆、园就得用钱。钱哪里出？干部就出不来了。钱要由农民出。因此，甄秀霞理出了一条思路：要升迁，就要有政绩，要有政绩，就要建路馆园，要建路馆园，就得要农民的钱。反过来说一样成立：农民的钱就是路馆园，路馆园就是政绩，政绩就意味着升迁。舍去中间项，就是：农民的钱就意味着升迁，升迁就需要农民的钱。再简化就是：农民的钱就是官！

高度的抽象！高度的升华！
这就是逻辑！这就是辩证法！

甄秀霞现在心里很轻松。一个纷纭繁杂的社会现象经她这么一梳理，简洁而明晰，使那在过去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一下子豁然开朗了。她觉得，掌握了这个深刻而明晰的道理，她就可以在官场游刃有余了。

这一次举措是什么？很简单，把乡干部组织起来，由派出所配合，收入均一百五十元，交不上，就抓起来，连交带罚！这既

可以抓紧把款收起来，又可以多收一些！这一手还挺管用哩！你看史家村那个史明智，好像就他明智！可两耳刮子他也不明智了，乖儿乖儿地把钱交上了！对这些刁民百姓，不给他点厉害他能听？

这一手也够狠的！不过，这么狠毒、残酷地掏农民的腰包，是甄秀霞始料未及的。想当年，她开始当高城乡副乡长的时候，怎么也领悟不出这一点，就是领悟出来了，也想不出、也不敢想这样的狠招。这还应当感谢她的军师郑官莼呢！甄秀霞曾经私下里想，这个郑官莼啊，胡诌什么有本《厚黑学》，教你做官就要脸皮厚心肠黑，越是要做大官，越是要脸皮厚心肠黑。真是闻所未闻！

是的，郑官莼给她讲了很多。于中国，他从东周列国纷争讲到秦始皇统一中国讲到吕后武则天专权又讲到当今之世共国两党的斗争；于外国，他从古罗马发动布匿战争与马其顿战争讲到拿破仑执政讲到赫鲁晓夫干掉贝利亚。野心家的贪婪狠毒，阴谋家的奸诈虚伪，以及革命家的当机立断，都被他归结为脸皮厚心肠黑，而到头来是胜者王侯败者贼关键是看你能否取胜。他又在此基础上发挥出新论，说手段无关紧要取胜就是一切！对在下位者来说搞政治就是做政妓否则别从政，等你胜利了政妓就是政治家！

到底比我多念了三年书啊！亏他给我打开了眼界，我甄秀霞才懂得做官、做大官的诀窍。有了钱变官的逻辑，有了厚黑学，还怕以后当不了女副县长？

她举起双臂向天空挥舞起拳头。这是她的习惯动作。她感觉这样挥舞两下子，不仅抒发了她已经胜利或行将胜利的喜悦心情，而且还感觉这样挥舞两下子挺提神带劲的。放下拳头，她感到衣服在胳膊窝下撑着不大得劲儿，又把手伸到她那珍贵的咖啡色毛料西服衣襟下，往下拽了拽毛衣。

凭着女性的习惯，她走到了镜子跟前。

甄秀霞正值不惑之年，两眼虽略嫌呆直但也露出坚定，身材高过一般女性，体格虽宽大但不肥胖；也许由于冬天较少户外活动的原因，她那宽大白皙而棱角分明的脸上缺少光彩，而且面皮不太光滑，看上去就像刚和出的二级面粉。

“不行！”甄书记对镜自语，“郭书记来，要妆点好自己的形象。”

甄秀霞往常是不大善于妆点自己的形象的。她不喜欢过去叫资产阶级现在叫小姐太太的那种花里胡哨和娇柔造作。年轻的时候，她穿的是改制过的黄军装，或者卡其蓝制服，扎两条短辫，风风火火泼泼辣辣，很有些“飒爽英姿五尺枪”的气象。当然，这也是一种形象，这种形象在当时颇受欢迎和青睐。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时候，计划生育在河西县迅速推开，她作为公社妇联抽调的临时工参加了这项工作。她是初中毕业生，考高中名落孙山，但比起那些大字识不了几个的农村大闺女小媳妇来，她就算是能说会道的文化人了，用公社妇联主任对她作的评语说，就是“在秀才中她是文盲，在文盲中她是秀才”，加上她初中毕业在家里干活，拾过大筐推过小车割过水稻、拔过麦子，练得浑身是劲，公社里有点力气活儿什么的，都不在话下，所以她是这个公社大院里的穆桂英。有一次下村搞流产结扎，她协助乡卫生院专管计划生育的尤大夫在一个村子里很快集合起二十多个妇女，要拉到公社卫生院做手术。但是这些妇女都没爬过解放牌汽车，男的不便帮忙，她们因此上不了车，就在车下嚷嚷唧唧；有的还以此为借口说：“今天不去了吧！”不去了还了得！工作做到这一步可不容易，过了今天变了卦怎么办？甄秀霞这么盘算着，心里一急就站到车厢后尾巴处，往上撸了撸袖子，一扶一撑就爬上了车厢。然后一个一个，把这二十多个鼓肚子、挺肚子的妇女们提溜了上去。一车二十多名妇女，在她的监

护下，老老实实服服贴贴地进了公社卫生院。

不独如此，她还会唱京剧。有一次，公社宣传队排演京剧《沙家浜》，她竟能善始善终地扮演了胡传魁。那唱做念打眼步功身法，生动逼真。事后人们说，就是真胡传魁来了，也自愧弗如。特别是唱那“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勾挂三方来闯荡，老蒋、鬼子、青红帮”，有板有眼，满场叫绝。

时间一长，人们就送给了她一些绰号：母小子、母夜叉、孙二娘、胡传魁等等，但她自我感觉良好。

后来，尤大夫就向公社妇联主任和分管计划生育的公社党委副书记推荐了她，说“甄秀霞是把好手”。不久，甄秀霞转干。后又靠了点儿别的本事儿，当了公社妇联副主任。她对尤大夫颇感知遇之恩，就拜了尤大夫为干娘。

甄秀霞转干，恰如她自己所说，她不是凭关系，而是凭自己的真本事干出来的。

但是，时代不同了，人们的眼光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比如说，现在的郭书记，她亲眼看到的，就喜欢与那些故意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小妖精们跳舞，还同他们唱“妹妹你坐船头”什么的。那些土里土气的乡村打扮的女人，他视而不见。郭书记刚来的时候，她作为一个年轻的女乡长，就不曾引起过他的注意。这一点，她早就悟出来了。她正是根据这一妙悟调整了自己的行为，再不“飒爽英姿五尺枪”了。虽然也不会“小妹妹我坐船头”什么的，而在大部分时间里依然故我，但在与郭书记接触的时候，是决不马虎的。

甄秀霞打开她的便箱，翻了个底朝天，那些随带的衣服竟没有一件合意的！哎，太大意了，早定了今晚请郭书记，怎么早晨上班忘了换衣服！她站在镜子前，拍拍自己的上衣，又辗转扭摆着照了一阵子，总是觉得不称心。看看表，时间已近六点，郭书记就要来了。她多么沮丧、多么气恼！不管怎么样，得赶快洗把

脸！她想。于是，就放开水笼头，兑上热水，翻开衣领，哗哗吱吱吱地狠洗起来，接着又是玉兰油雪花膏，还有今年从加拿大和美国捎来的什么涂料，对着镜子往脸上抹了一番、揉了一番，然后将头发梳理了一番。当她对着镜子解开那件咖啡色外罩扣子整理内衣的时候突然有个新发现：这藕荷色纯羊毛衫配着白衬衣领比披上外罩显得淡雅明快，而且胸部线条比着外罩更分明——好，就这么着！甄秀霞脸上泛出了光彩。

她脱了外罩，又在镜子前转了几个圈儿，然后巴咯巴咯地往四楼上爬去。

2

这时候，朱执深为了赶紧交上这人均一百五十元的提留，正在彭家洼乡建筑队向史经理要那八百元工钱呢。

朱执深是朱家埠有名的老实人。其父家教，多重道德修身，而少及理财生计，至于抵挡无赖，应付奸滑，只因君子耻之，更闭口不谈；那官场周旋，临危权变，对他来说，就更是擗面杖吹火，一窍不通了。直到现在，朱家埠的老人们还记得他报名入学的故事。当他七岁入小学时，虽然已通加减法，却都是用指头、火柴棒学的。到学校报名的那一天，老师要试一试他的智力，就出了一道题：“你嬷嬷昨天买了六个梨，你爹和你哥哥每人吃了两个，还剩几个？”朱执深一想，昨天嬷嬷是同他一起在地里拔草的，并不曾赶集买梨，所以就以怀疑的眼光对那老师说：“你骗人！”老师被他的憨厚老实所感动，莞尔一笑，就没有再考他，把他收下了。

朱执深的老实，有点儿近乎迂拙，甚至有不越雷池一步的拘泥固执。就说他种地吧，他常常守了那种小麦、大豆、高粱、谷

子的传统，试种别个就不放心；就说他卖菜吧，人家要买十斤，他决不会给人家九斤九两。朱家埠的老实人在他周围有好几个。他们有时聚谈些过活生理、为人处世的闲话，如有什么人发了什么财，只要是来路不正、来路不明的，他们决不动心，还会当笑话一样戏谑一番。至于他们自己，倒真有点儿曲肘而卧，一瓢饮而甘之如也的味道。因此，朱家埠的人也就说老实人无用、肉头。不用说，朱执深也是背负了这名声的。

屋漏偏遭苘杆子雨，船破偏遇顶头儿风。这一年，种种麻烦——老婆生病、养猪折本、雹灾袭击，几乎他都遇上了，因而是他手头拮据、心里尴尬的一年。

前几年刚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虽说天旱少水，但还没有偌多负担，凭着挑挑担担，所得收入就很可观，日子也好过多了。可前年有人出了馊主意，为了从农民手里多收钱，就把土地收回来，改名为“经济田”，叫行承包。每亩地上交款由二十多元增加至二百五十元到三百元不等。这对于土地贫脊、干旱缺水的朱家埠来说，不是天文数字，也是极限数字了。但是，农民们没有土地怎么过日子？所以还是一家家一户户，到村委会领了一尺多高的小苹果树苗，以难以承受的价格承包了土地。头一年不用说，栽果树，间种庄稼，收成是减少了；第二年，果树苗大了一些，庄稼收成就更少了。但是，按照经济田标准确定的承包费要照样交。今年春节刚过，就催要两年的承包地钱，朱执深要交四千二百元。可扣除种子、化肥、浇地的钱，已经所剩无几，如何交得上？朱执深从广播里、电视里和在外工作的干部嘴里知道，中央和国务院规定农民的负担不超过纯收入的5%；他还看过土地法令和国家农业政策、法规的小册子。所以他就认为，这种做法不符合中央指示、国家法律法规。当乡干部逼这四千二百元款子而他又举债困难的时候，他竟大着胆子找到县里向有关部门的领导反映情况。有关部门的领导虽知他说得在理，但也觉得这些

做法是县委书记郭松认可了的，他们无可奈何，就答复说，这个问题，一时解决不了，你还是想办法交上吧。你没看见电视里还介绍你们彭家洼乡成立清理催要欠款办公室收陈欠现欠的经验吗？他又打电话问他的哥哥朱执远：“难道违犯法律、政策的事儿就这么在青天白日下干着，就没人管、就管不了？”他言词激烈而愤慨。他的哥哥朱执远就告诉他，这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中央有政策、国家有法律，但是，有些地方还是自行其是。这是一个需由上层下决心统筹治理的问题，不是谁反映反映就能解决得了的问题。有少数太出格的做法，常常是上下捅咕好了的。你一个农民，没有那么多精力和时间搅和这个事儿，你也搅和不过他们。你还是想想办法，把钱交上算了！哥哥态度十分明朗。他于是就很有些愤愤不平：违背中央政策和国家法律的事儿，就没人管？就解决不了？还“想想办法交上吧”，说得多么轻巧！

交不起也得交！谁怕你不服这个理儿？不服怎么同意村委会替你从基金会以 20% 的利率贷款了？有人作保，两千元！不服怎么去借人家订婚的钱了？又是一个两千二百元！这不，四千二百元，乖儿乖儿地交上了？

交上了四千二百元承包地钱就算完了？还有三提五统呢？每人先交四十元吧，五天以内交不上，加罚十元，交五十元！

怎么样？赶快交！

这就对了。否则你就得交五十元！你朱执深不是东跑西颠，又凑足了四口人的一百六十元交上了？

交上这一百六十元的提留，看来就真没事儿了。朱执深也觉得日子平静多了、偷贴多了。没有了喇叭里的催款声，没有了村民们喊喊喳喳的叫骂声，这也就够了。

中国的农民是好打发的。中国的农民，至少是在有文字记载的四千多年来，是一半靠了植物的根、茎、叶养活过来的，那另

一半，至多是靠它的种子。这东西比动物容易得到，因此，中国的农民也容易满足，其性情一般是安分守己，温良恭顺，不大像西方食肉喝奶的农民那样性情粗野剽悍。这就像食草动物与食肉动物的差别一样。中国古代的统治阶级人物总是能透彻底里地抓准农民的这个特点。想当年，唐雎使秦，曾以“布衣之怒”相要挟，问“大王曾闻布衣之怒乎”，那秦王就淡然作答：“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头抢地耳。”当然那秦王是小看了唐雎的了。他大概是把唐雎看成是吃野菜의布衣了。其实唐雎并非如农民那样的布衣，而是士之布衣，况且他之使秦，还是吃了安陵君赐的肉。因此他还对秦王说了些“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的话。但是，中国大多数的农民是无缘吃上安陵君赐的肉，因而也不会像唐雎那样打着布衣的旗号向秦王宣战要与他拼命。那么，中国的农民就永远是逆来顺受的吗？不，他们也有揭竿而起的时候。当他们连植物的根、茎、叶、种都吃不上时，就会为了能够吃上这玩意儿而峭聚山林，杀官吏，夺城池，倡公平，举义旗，搞得天昏地黑、天翻地覆、天下不宁。不过那时候，他们要歃血而盟，喝点羊血鸡血甚至自己手指头里的血什么的。一旦有了植物的根、茎、叶、种，中国的农民就平和起来，享升平之乐，并不太计较世道的不公，不太计较钟鸣鼎食与簞食瓢饮的悬殊对比。到了现代社会，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觉悟起来闹革命，虽然也没有肉吃，但它发现并使用了一种特殊的植物，把农民那吃植物的根、茎、叶、种养成的安分守己、温良恭顺的性子激发一下。这植物就是辣椒。毛泽东就曾经这么说过，革命者都是吃辣椒的。在延安的时候，他宴请苏联的米高扬就用辣椒，把米高扬搞得嘘嘘哈哈的一败涂地，而他自己却津津有味地大吃大嚼。事实证明，中国的辣椒的激发作用是远远超过苏联的牛奶的。当然，如果苏联人的土豆烧牛肉真能吃到底，也许是另一个样子。

其实，正如朱执深自己感觉的，他这时候就算是阔气的了，至少是粝食粗餐无冻馁之虞，而且他也很少吃辣椒，心地当然就容易平静。他现在想的是，交了这些钱，后边一年的收成也够过日子的。虽然儿子、女儿都告诉他，暑假前要把学费、书钱交上，虽然数目有千元之多，虽然他手头已经空空如也，但是，他有指望！那十亩承包地里的西瓜已经大过拳头，他扒了扒土豆，也长得赶上鸡蛋那么大了。更使他高兴的是那六亩小麦，秆粗粒大，在五月的骄阳下，泛着浅绿嫩黄的光泽，一阵清风吹过，就像湖面上滚动的波浪。现在，他早已忘记了一切烦恼和忧愁，美滋滋、甜蜜蜜的，胸脯子也和着那麦浪的滚动起伏着。

四月、五月，两个月的平静，两个月的盼望，两个月的辛劳，两个月的丰收在望的喜悦，占据了朱执深整个的身心。这就是一个庄稼汉的幸福！

转眼就是六月初。当地农谚说：“芒种三日见麦茬。”气候、雨水正常年景，一般就是6月10号开镰。“今年雨水勤，天气偏冷，看来要拖个四五天……”朱执深盘算着，“石羊埠下那两亩，14号就差不多了，先割它，然后就是河东那六亩……”

6月13日下午3点钟，一阵狂风从海上登陆，由河西县西北向东南横扫大半个县。刹时间，阴云翻滚，掩住了太阳，掩住了蓝天。云头上，在黑、黄色背景下，翻动撕裂着丝线状的黑云，两翼是一道道云柱直插地平线，云尾则黑洞洞、乌压压，什么也看不见，时或一道红光快速抖动着，划过半个天空，然后就是一声巨响滚动，轰隆隆、轰隆隆，震撼四野，像是要把这穹庐翻转过来。

“没尾巴老李来了！”老人们把惊恐的面孔朝向西北天空，指着划着那一道与远处地面相接的粗大弯曲的黑暗的怪物说，“那是龙吸水，是没尾巴老李把头插到琢河里去了。”

这里有个民间传说。这没尾巴老李是一条黑龙，为大闺女所